

杨绛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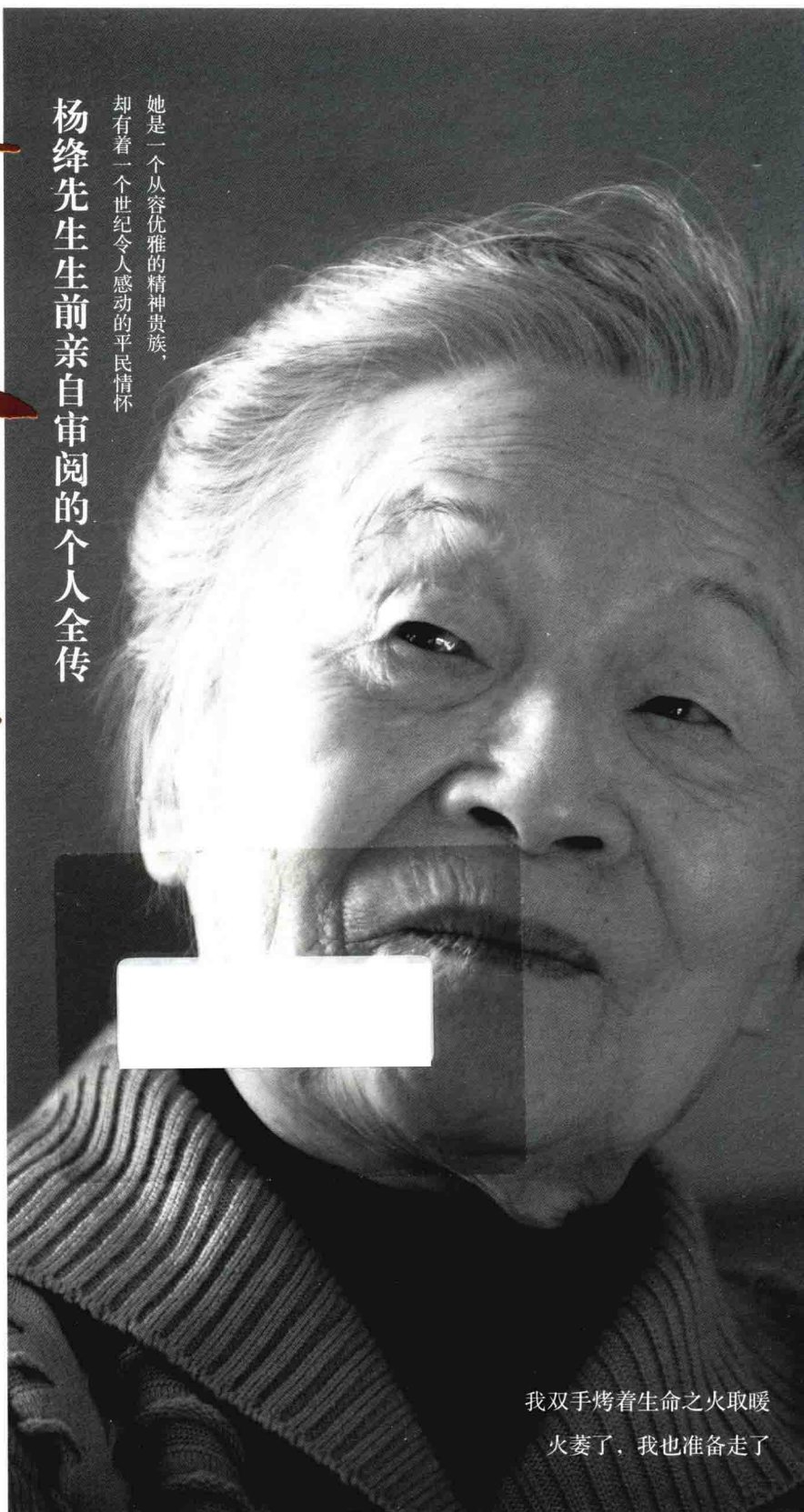
「追思纪念版」

罗银胜
著

天地出版社

她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
却有着一个世纪令人感动的平民情怀

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个人全传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追思纪念版—

杨绛传

罗银胜
著

杨绛先生生前
亲自审阅的个人全传

天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绛传 / 罗银胜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6.6 (2016年重印)
ISBN 978-7-5455-2080-4

I. ①杨… II. ①罗… III. ①杨绛 (1911—2016) —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16739号

杨绛传

著 者 罗银胜
责任编辑 张秋红
封面图片 CFP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李 昆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6月第3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成品尺寸 160mm×240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60千
定 价 4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080-4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2522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第一章 故里家世 / 001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却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第二章 大学时代 / 025

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笑。不过这也足以证明：一个人没有经验，没有学问，没有天才，也会有要好向上的心……尽管有志无成。

第三章 负笈英法 / 049

杨绛和钱锺书白天除了上课，经常结伴出去到咖啡馆坐一会儿，注意从社会学习语言和汲取知识，或者一起逛逛旧书肆；晚上一般都回到公寓，不改旧习，发奋读书，青灯黄卷长相伴，不亦乐乎。

第四章
孤岛岁月
/ 077

杨荫杭父女数人东逃西藏，无处安身，只好冒险又逃回苏州老家。这时苏州已成一座死城，尸殍遍野。回到家里，像是遭遇过打劫一样，下人和他们的乡亲在家里“各取所需”，东西拿走不少。好在还有一些存米，一家人暂时勉强度日。

第五章
步入剧坛
/ 095

杨绛步入剧坛，并非偶然，这是来自于她对都市小市民生活的体验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积累。上海滩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新旧参半、土洋结合的生活形态，正是引发剧作家灵感的渊藪。

第六章
艰难时刻
/ 111

抗战八年，杨绛饱尝战乱之苦，她的心情是沉重的，她在抗战胜利的热切企盼中，艰难度日。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创作《围城》，这是40年代文坛的一则佳话。

第七章 定居京华 / 127

杨绛举家离开上海，定居北京，开始了新生活。杨绛、钱锺书曾在清华求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学生生涯，如今他们又双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将在这里执掌教鞭。他们夫妇于8月24日携带女儿，登上火车，26日到达清华。

第八章 流年沉浮 / 149

起初，杨绛、钱锺书都在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组工作，不久，钱锺书被郑振铎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组，用钱锺书的话说，“从此一‘借’不再动”。后来古代组和外文组分别升格为文学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他们夫妇分别成了这两个研究所的研究员。

第九章 十年尘世 / 175

杨绛的头发被剪去一截，钱锺书的背上给抹上唾沫、鼻涕和糨糊，渗透了薄薄的夏衣。斗完以后又勒令他们脱去鞋袜，排成一队，大家弯着腰，后人扶住前人的背，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挨鞭打。

第十章 著译尖峰 / 219

1978年，汉译本《堂吉诃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的问世，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文学翻译的一个空白，立即受到西班牙方面的高度评价，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亲自向杨绛颁奖。这是我国文学翻译界少有的殊荣，译者当之无愧。

第十一章 笔耕不辍 / 249

在杨绛的笔下，没有高大的英雄人物，只有很平常、很普通的人物，不管是可亲可爱的，还是可憎可恶的，抑或是可悲可叹的人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演绎的是这些寻常人物的家长里短，因而更带有生活气息。

第十二章 生活侧影 / 275

走进杨绛、钱锺书的家里，只觉得满室书香。他们把客厅与书房合二为一了，主要空间都被书柜和书桌占据着。两张老式的单人沙发挤在一隅，权且待客。简朴的房间里，最醒目的是大小书柜放满书籍：中文与外文、古典与现代杂陈，显示着两位主人中西文化贯通。

第十三章 抵抗不幸 / 287

杨绛的家庭充满着恩爱、和谐的气氛，但是，短短两年，杨绛屡遭不幸。先是爱女先老人而去，钱锺书又一直在重病中。翌年，钱锺书也离开了杨绛。事属意料之中，但毕竟相濡以沫整整一辈子，杨绛的痛苦可想而知。

第十四章 文化担当 / 309

钱锺书去世后，已经九十岁高龄的杨绛依然手不释卷，并还在孜孜笔耕不辍，仍在用双手、用生命之火的暖流回报人民，回报社会。当然人老了不免会有病来侵袭，但杨先生很注意锻炼，前些年只要天气好，她一定会出来走走。

第十五章 年方百岁 / 331

尽管已经一百岁高寿了，杨绛的日常起居照常如初，她往往到凌晨一点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年事虽高，九十点钟还是下楼在小区“遛弯儿”，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作息有规律，每天坚持写作，甚至练字。

第十六章
拍卖风波
/ 351

102岁高龄的杨绛于20日在家中得知拍卖消息时，很是吃惊，她立即给远在香港的收藏人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这件事情非常不妥，你为什么要把它们这样做？请给我一个答复。”

第十七章
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
/ 371

钱锺书一生酷爱读书，每读一书必作笔记，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从未面世的读书笔记，由杨绛一直保存着。杨绛坚定地相信，钱锺书的笔记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她说：“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第十八章
生命之火
/ 381

但一滴水不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么？所以，当268万字容量的《杨绛全集》静静摆上货架，那抹光辉，仿佛火焰，驱散黑暗，驱散寒冷，驱散孤苦，照亮明天也照进读者的心房，已经可以牵动视线。

后记
/ 404

故里家世

在一般世俗之人看来，杨绛无疑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有佣人奴婢使唤，但她却从不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对谁都客客气气。从这点又可看出她秉承了她母亲的性格。

本书的传主杨绛的故乡在江苏无锡。江南名城无锡，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邦。多少年来，这里风景如画，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本人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¹，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父亲，名叫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又名虎头，笔名老圃。杨绛在晚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约，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通过文中所记其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种司法独立、不畏强权的包公（当年也被称为“疯骑士”）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杨荫杭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尽管他学习十分努力，但尚未毕业，便被学校除名了。对这件事，杨绛在文中谈了她所知道的经过：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

1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1页。

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¹

这时是1897年，可见杨荫杭从年轻时就形成了刚正耿介的性格。他就读的上海南洋公学，也是一所公费学校，由巨贾闻人盛宣怀创办。过了两年，南洋公学遴选六名学生赴日留学，杨荫杭亦名列其中。

杨荫杭一行六人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就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没多久，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1900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作为会员的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专事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诸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作品译笔流丽典雅，对推动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很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颇有威望。

1901年夏，杨荫杭利用暑假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²，据说这一组织是当时江苏省最早的革命小团体。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和雷奋、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译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沧海桑田，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学教科书》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编译的（1903年再版）。近人孙宝恂在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12月29日的日

1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61页。

2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国民国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3页。

记里曾提到过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¹

1903年，译书馆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杨荫杭因此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那时，杨荫杭精力充沛，工作繁忙，他除了理化研究会的事情之外，还在上海兼职，任《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由于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触犯了顽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并遭到追捕。据杨绛回忆说：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1906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这样，杨荫杭又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先再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该校本科不授学位），1907年7月，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士学位而毕业。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而杨绛只是在偶然的机会有发现过一张她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1909年至1910年的注册证。倒是后来钱锺书告诉她：“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在杨绛的印象中，父亲在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国家，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故而她问钱锺书：

“你怎么会知道？”

钱锺书回答说：

“我见过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

1 孙宝恂：《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09页。

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对此，杨绛曾经专门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李又安教授回信，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找到了，在法学图书馆，她还为杨绛复制了封面几页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根据那张注册证，卢易士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319页，于他离校以后的1911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赞赏，不过令杨绛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他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可能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杨荫杭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由此杨绛猜想，她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因为北伐胜利后，她经常听到父亲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杨绛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年或1928年，杨荫杭曾和她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她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杨荫杭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杨绛不像她父亲年轻的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能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杨绛的母亲唐须菱（1878—1937）也是无锡人，与丈夫杨荫杭同龄，他们俩于1898年结婚。唐须菱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身上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曾在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汤国梨（章太炎太太）是同学。唐须菱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与杨荫杭结婚后，甘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现存关于唐须菱的史料不多，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顺便提到了父母的关系，读来感人肺腑，弥足珍贵。杨绛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1898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起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¹杨绛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是相当幸

1 杨绛：《回忆我的父亲》，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9~60页。

运的。

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排行第一，出嫁不久即因患肺病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人。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二姑母杨荫粉、三姑母杨荫榆都比杨荫杭小，出嫁后都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她们两人和杨绛的关系比较密切。

杨荫榆比杨荫杭小六岁，由他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两年以后，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后来赴日本、美国留学，故日文、英文都十分熟练。两度回归，分别担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时的杨荫榆顽固守旧，与进步学生对立，发生了鲁迅在《华盖集》中提到的“女师大事件”，“从此打落水水，成了一条‘落水狗’”¹。杨绛在这里指的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北京数千名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的卖国行为。示威中，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四百人。在这一事件中，杨荫榆站错了立场，遭到鲁迅等进步人士的痛责。

但是，这位独身而孤僻、在家中也不受孩子们欢迎的女教育家，在后来日寇侵占苏州时，却显示了她性格中最可贵的一面：对自己民族的大忠大勇，因骂敌而罹难。

1 杨绛：《回忆我的姑母》，见《杨绛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5页。

杨绛，1911年7月17日（阴历辛亥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北京，原名杨季康，后以笔名杨绛行世。杨绛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所以排行老四。

杨绛的童年时期，面临古老的中国在二十世纪中波澜壮阔的百年巨变。她出生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夜。杨绛的父亲杨荫杭也积极投身于一系列革命运动。杨绛出生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的反动专制统治，也永远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其时，旧的王朝终于风吹雨打而去，而民主与科学的大纛所揭橥的救国救民的道理和信念日益深入人心，形成了社会性的思潮，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乃至发展。这就是杨绛出生前后的社会现实。

民国初年，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由于本省人士必须回避本省的官职，杨荫杭被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住在杭州。他因坚持司法独立，得罪了省长屈映光。屈映光晋见袁世凯时，乘机诬告杨荫杭，说“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恰巧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帮忙说了好话。这样，杨荫杭才没吃大亏。袁世凯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四字，杨荫杭便奉调到北京任职。

杨荫杭夫妇带了杨绛等人到了北京。杨绛是在五岁时开蒙的。她上的小学是在北京女高师附小，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就在女高师工作，杨绛开始有记忆也是在这个时候。

她告诉人们：“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俯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